

TRANSLATION ISSUES: A PERISCPIC STUDY



# 翻译问题探微


戎林海 ©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翻译问题探微

戎林海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问题探微/戎林海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641-2330-7

I. ①翻… II. ①戎… III. ①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261号

### 翻译问题探微

---

著者	戎林海	责任编辑	刘坚
电话	(025)83793329/83362442(传真)	电子邮件	liu-jian@seu.edu.cn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江汉
地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210096)	邮编	210096
销售电话	(025)83792327/83794561/83794174/83794121/ 83795802/57711295(传真)		
网址	<a href="http://www.seupress.com.cn">http://www.seupress.com.cn</a>	电子邮件	press@seu.edu.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53mm×960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1-2330-7		
定价	22.00元		

---

\* 未经许可,本书内文字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演绎,违者必究。

\* 东大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直接向发行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 前言

## PREFACE



翻译在中国已经有 2 500 多年的历史了。翻译的研究伴随着翻译实践一路走来,恐怕也有 2 500 多年历史了。从古代的“文质之争”到近现代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信达雅”;从“语言学派”到“文化学派”;从“等值说”到“动态对等”、“功能对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信息转码”到“生态翻译”,翻译研究学派林立,学说纷呈。有“纵横捭阖”类的宏观理论研究,也有条分缕析式的微观研究;有历时的研究,也有共时的研究;有双语间翻译的研究,也有多语间翻译的研究;有外译汉方面的研究,也有汉译外方面的研究;有文学翻译研究,也有非文学翻译或曰应用、实用文体翻译研究;有笔译方面的研究,也有口译方面的研究;有人脑翻译方面的研究,也有机器翻译方面的研究。真是万紫千红,目不暇接;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丰厚的研究成果泽被后学,为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学科的建设 and 翻译质量的提高夯实了基础,搭建了平台,提供了阶梯;为翻译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对翻译而言,我们需要“高屋建瓴”的翻译理论,我们更需要高质量的翻译实践。许多学者都认为翻译的理论研究必须以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否则,翻译研究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翻译研究切忌空洞无物的、抽象的、玄乎的理论探讨,撰写的研究文章不该让读者读不懂,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翻译研究之术语(食“洋”不化)而不顾我们自己的“译情研究”。张会森先生曾在 2009 年第 5 期《外语学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前翻译研究中还存在不少负面东西,出现了某些令人难以接受而且不利于学科健康发展的论点。这些“论点”,应该说,不过是“盲目推崇”、“简单搬运”西方某些观念的结果。张经浩先生在 2006 年第 5 期

《中国翻译》的一篇文章中也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近几年的翻译研究简直成了西方译论的转运站。翻译研究者更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使读者如坠五里云外,难以理解,不知所云。我们认为翻译研究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当坚持中国传统译论与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应当坚持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理论的研究成果应当为翻译的实践提供指导与方向,应当为翻译实践质量的提高提供保障与批评。

此外,翻译研究还应当重视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论它们是“粗颗粒”的,还是“细颗粒”的(赵元任语),我们都要对它们进行观察与思索,进而提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升华”了的“理论”。彦琮当年提出的“八备”是他基于佛经翻译实践提出来的;严复的“信达雅”是他翻译了《天演论》之后提出的观点;尤金·奈达的“等值说”是他翻译、审校《圣经》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也都是他们各自在大量而艰苦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一家之说”。这些翻译论点及其阐述有血有肉,令人信服;对翻译实践,也包括翻译理论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着这样一种对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的认识与理念,多年来,本书作者坚持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阅读的同时对有关翻译问题进行观察和思索,形成了一些感悟,写就了一些小论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外语界》、《南外学报》、《辞书研究》、《福建外语》、《北方论丛》、《江苏外语教学与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等刊物上。这次汇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有的涉及翻译的理论问题,有的涉及翻译的技巧问题,有的涉及翻译的批评问题,还有的涉及翻译家研究和翻译的教学与教材问题。应该说讨论的都是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与命题。与市面上一些理论的“鸿篇巨制”相比,本书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将这本小书起名为《翻译问题探微》的原因所在。“探微”就是对细微的、小颗粒的问题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和研究。这种“探微”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也可能不大成体统。但这种“探微”的发现与收获应该是对翻译研究大成的一个补充。俗话说“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但愿作者这种微小的、不起眼

的、所谓的翻译研究能为翻译研究的终极目标“添砖加瓦”，为翻译的春天作出“小草”般的贡献。

本书个别文章内容也得益于李静老师和戎佩珏老师的努力与合作，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施云波、刘爱婷、郭彦姝、冯雪红、殷建栋等老师帮助打印文稿，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时也感谢我夫人卢兰如女士，没有她长期的、默默的理解、支持、帮助和奉献，本书的出版也是难以想象的。

衷心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刘坚博士的辛苦编校，他的付出为本书增色不少。

书中所引用的译文例子选自多种文献，由于量大且繁杂，已标明出处的则不再一一在书后标明，在此，对相关作者深表谢忱。

书中注释部分有的采用了文尾注，有的采用了文内注，这次统编时，未作统一，特此说明。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书中错讹之处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戎林海

于常州锦绣花园未厌斋

2010年5月19日

# 目 录

关于翻译单位问题的思考 .....	1
谈谈翻译中的对比 .....	11
翻译的相对性与辩证观 .....	22
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 .....	32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	41
谈谈转类形容词的理解与翻译 .....	50
略论英语抽象名词的理解与翻译 .....	54
汉语成语英译刍议 .....	61
浅析矛盾修辞法的理解与翻译 .....	69
略论 EST 中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的翻译 .....	74
英汉辞格比较与翻译 .....	81
谈谈英语比较结构的理解与翻译 .....	95
英语含蓄被动现象刍议	
——兼论其翻译方法 .....	103
谈谈有关“笑”的英译问题 .....	115
谈谈有关“哭”的英译 .....	123
是弗洛伊德？还是弗洛伊德？	
——也谈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 .....	128

也谈蔡骏的“译写” .....	132
论瞿秋白的翻译观 .....	134
论赵元任的翻译观 .....	145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以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 .....	156
译事之本：信达是魂 灵活为要	
——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和《镜中世界》读后感 .....	164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 .....	175
翻译须澹于名利 正译益人	
——读 Mainline 中译文有感 .....	183
翻译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	191
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观照下的翻译教材编写理念 .....	196



# 关于翻译单位问题的思考

## 1 引言

自从 Vinay 和 Darbelnet 于 1958 年首次提出“翻译单位”这个概念以来,国际国内翻译界(尤其是理论界)对此反响强烈,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情与日俱增。尤其是近二十年中,研究、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屡见诸各有关报章杂志;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令人欣喜,它对深入探讨翻译理论,构建翻译学具有重要意义,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具有更加重要的、实际的指导意义。

## 2 翻译单位面面观

### 2.1 关于“翻译单位”的定义

首次提出“翻译单位”这个概念的 Vinay 和 Darbelnet 将“翻译单位”定义为“思维单位”(a unité de la pensée);它在语言上表现为“最小的、无须分开翻译的言语单位”(le plus petit segment de l' énoncé dont la cohésion des signes est telle qu' ils ne doivent pas être traduits séparément);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中说:“所谓翻译单位,我们是指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他进而指出:“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贝尔(Bell, 2001: 29)认为“翻译单位是源语文本里可以翻译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语言成分”;Toury (2001: 122)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人员可翻译的、原文文本中的语言——语篇单位(linguistic-textual unit)”。

从上述四个翻译单位的定义来看,我们发现有如以下几个共同点:  
(1) 翻译单位必须以源语(source language)作为分析对象;(2) 翻译单

位必须是语言成分；(3) 翻译单位必须是不能再分割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这三个基本共识，对进一步研究与阐述翻译单位非常重要，尽管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与模糊——即缺乏科学严格的界定，似镜中花，水中月等等。我们说它重要，一是因为有定义终归比没有要好得多；二是因为人文科学无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有一个不偏不倚、不宽不窄的严格的定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妨采用季羨林先生的观点：“……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的，有的最好不下定义，……”（季羨林，1995）；三是因为对“翻译单位”下定义——不偏不倚、不宽不窄的严格的定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Toury 2001:122）。

## 2.2 国外学者的观点

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法，对翻译单位的确定与阐述也不一样。纯语言学派，如 Diller 和 Kornelius (1978) 认为翻译单位是词素 (morphemes)；而 Albrecht (1973) 认为翻译单位是词语 (words)；Brian Harris (1988a:8) 主张词组、小句和句子是翻译单位；而 Koller (1992) 出于等值对应的考虑则认为，翻译单位可以是词组，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整个语篇 (text)；语用学派，如 Neubert (1973) 认为翻译单位是“文本的复杂的语义语用值” (the complex semantic-pragmatic values of the text-type)；解释学派 (hermeneutic approach)，如 Stolze (1982) 认为翻译单位是“文本结构的整体效应” (the holistic effect of the text-composition)；心理语言学派，如 Konigs (1981) 认为翻译单位是由翻译者的直觉所把握的，取决于译者的能力与水平；功能主义学派，如 Nord (1988, 1993, 1997b) 认为“功能单位”是翻译单位，并提出了“纵向翻译单位”的概念 (a vertical translation unit)；其他一些知名的学者，如巴尔胡达罗夫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Peter Newmark 也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 (1979) 将翻译看成一种逻辑活动，认为翻译单位是“逻辑素” (logeme/logical element)；Bell (2001: 29, 223) 认为小句是翻译单位 (clause)；Masterman (1982) 则认为语段 (breath-group) 是翻译单位；敏雅尔—别洛鲁切夫则将公式化的语言、情景套话、谚语、术语和形象性词语看作翻译单位；Bassnett 和 Lefevere (1990:8) 甚至认为“文化”是翻译单位……

### 2.3 国内学者的观点

翻译单位这一命题的提出与研究在国内没有跟上国外的步伐。只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外现代语言学的不断引进与介绍,国内翻译界才开始注意并研究这个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个命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大批文章和专论陆续面世。主要观点如下:王德春(1984)、王秉钦(1987)认为六个语言层次上的单位是翻译单位;罗国林(1986)认为四个语言层次上的单位是翻译单位;罗选民(1992)认为小句是翻译单位;李爱玲、武景全(1995)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吕俊(1992)、葛校琴(1993)、石淑芳(1993)、方梦之(1994)等认为语段、句群是翻译单位;吕俊又认为“意象”也可作为翻译单位;单其昌(1986)、王云桥(1998)认为段落是翻译单位;郭建中(2001)认为自然段是翻译单位;袁锦翔(1994)、奚兆炎(1998)、司显柱(1999)等认为语篇是翻译单位;刘士聪、余东(2000)认为主述位是翻译单位;杨坚定、钟莉莉(2004)认为修辞结构段是翻译单位;徐莉娜(2004)则认为翻译单位是语义模块(语义模块的大小决定了翻译单位的大小)等等。

### 2.4 国内外学者观点述评

上述国内外学者对“翻译单位”的研究与阐述可谓“五花八门”,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孤立地看或仅从某一个角度看,应该说,每一种阐述或观点都有理有据。但是他们大多数(除却吕俊等少数学者之外)都有一个不足之处:他们将翻译单位看作一个静态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他们各执己见,不轻易承认和接受他人的看法。其实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运用“对比”策略,始终不断地调整(缩小或放大)自己的翻译单位。所以,企图用固定不变的翻译单位去套或去规约翻译者动态的运作和调整活动,就等于是“削足适履”,非常的不合适。

## 3 什么是翻译单位?

“翻译单位”研究与讨论中之所以出现“见仁见智”现象,是因为不少研究人员对翻译单位的认识还不够科学,不够全面。有的研究人

员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有的研究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所以，讨论与研究翻译单位，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良好的心态。

### 3.1 科学的翻译单位观

科学的翻译单位观认为翻译单位是辩证的、相对的；翻译单位是动态的、变化的；翻译单位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翻译单位是描写性的、可操作的，能对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所有这些都必须成为翻译单位的属性特征。

#### 3.1.1 翻译单位是辩证的、相对的。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上述种种所谓的翻译单位，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哪个学派，哪种分法，翻译单位是有大有小，大中有小。比如段落，段落通常由句子组成，但句子（一个长句子）也可成为一个段落；再比如有学者提出的“超句单位”或“超句体”，不仅包括段落、句群，也包括语段和篇章，因为它们都是超出了句子的单位。由此可见，所谓翻译单位是辩证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中没有、也不大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适用于各类文体（文学、科技、政治、经济、实用）、各种翻译（笔译、口译、机器翻译）和不同翻译者（一般译者、职业翻译者和翻译家）的所谓的“翻译单位”。因此，翻译单位的大小、长短、高低应该是相对的，应该因“人”而异，因“文”而异。

#### 3.1.2 翻译单位是动态的、变化的。

研究表明，翻译活动是一种语际间、文化间的交流活动，翻译者通过大脑复杂的搜寻、理解、对比、分析、综合等活动，使源语与目的语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动态的、富有变化的一个过程，而绝不是孤立的、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更不是机械地用所谓的“翻译单位”去处理原文，按照词典释义去套或硬译原文中的词语和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单位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必须呈现为“弹性”的，即可大可小、此大彼小；翻译者根据翻译之需要可随时缩小或放大翻译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同 Konigs(1981)的观点：“翻译单位由翻译者个人的翻译熟练度所决定(The translation unit is determined by the translator's individual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 3.1.3 翻译单位是多元的、多层次的。

翻译过程是不断对比分析、不断选择与综合的动态过程,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了从内容和形式上再现原文信息,译者必定会调动一切有利的手段和方法。无论是词、词组、句子,还是段落、语段、语篇;无论是结构段、自然段,还是语义模块;无论是词素还是音素,译者都会紧紧抓住,予以非常的重视。他对翻译单位的运作是“直觉”的、“经验”的、“动态”的,也是多元多层次的。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研究人员对翻译单位的不同理解、不同的切分、不同的观点,其实不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翻译单位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吗?所以,我们应该承认翻译单位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是译者可选择的。我们不能为“争鸣而争鸣”而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而否认他人观点的合理性。

### 3.1.4 翻译单位是描写性的。

翻译单位多元、动态、相对的性质决定了翻译单位必须是描写性的而非规约性的。不管研究的角度如何,不管研究的方法如何,也不管研究的结论、所持的观点如何,“翻译单位”的研究必须始终面向翻译实践,为翻译实践服务。换句话说,翻译单位的讨论必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活动,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翻译教学活动。我们反对“一元”论,反对孤立地、静止地看待翻译单位,更反对将翻译单位看成规约性的,因为这种“以偏概全”、“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翻译单位”观对翻译实践不仅不利,而且有害,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 4 翻译的基本单位

如上所述,翻译单位的属性特征是多元性、动态性、相对性和描写性。但必须指出,承认这些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翻译单位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一点是我们在讨论翻译单位时必须明确的。另一个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是翻译的性质与根本:翻译说到底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即使是持“文化翻译论”者也承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必须通过语言方能得以传承)。所以,翻译的单位首先必须是语言的单位。如果我们在讨论时忽略翻译

的这个最基本的属性,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走火入魔”,将读者引入歧途。

#### 4.1 “词”(包括词组)是翻译的基本单位

从“语言单位”(音位、语素/词素、词、词组、句子、篇章等)来看,“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因为人类的语言是词的语言。它既能充当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载体,又能担任句子的任何成分,甚至是独立句。在实际交际过程中,词还能完成语用功能(郑述谱,1999)。在作文或文学创作中,“词”的选择、推敲对表意、传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诗歌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的运用以及作者的不断推敲不一直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么。可见“词”在“遣字(词)造句”、“表情达意”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与地位。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翻译单位可以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和翻译的一般单位。既然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那么它也应该成为翻译的基本单位。郑述谱(1999)认为词是思维的支撑。如果我们将词(包括词组)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它也符合最先提出“翻译单位”这个概念的 Vinay 和 Darbelnet 两位学者的看法,因为词(词组)在翻译中属于不可再分割的有意义的单位。从语言学和翻译实践角度看,词和词组是句子的组成部分,是译者换码时首先予以注意并转换的一个成分。英国语言学家 J. R. Firth 说: Every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每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是一个新词)。尽管他强调的是“上下文”对单词意义的影响,但也同时揭示了“词”及“词义”的重要性。对翻译来说,“词”(包括词组)是可操作的、有意义的、不可再分割的一个单位,是翻译过程中必须仔细分析对比、必须首先理解与转换的一个基本单位。纽马克认为: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have to base on words, sentences, linguistic meaning. — because[...] they have no other material foundations. Meaning does not exist without words. (Newmark, 2001: 98) 比如中文“中国招商银行”的英译,翻译者肯定要将其分为三个“基本的、有意义的、不可再分割的单位”,即“中国”、“招商”和“银行”。其英译是 China Merchants Bank; 而翻译“常州市招商局(处)”,我们必须将原句也分为三个基本单位,即“常州市”、“招商”和“局(处)”,然后分析对比揣摩“招商”的

确切含义,将其译成 Changzhou Investment Bureau (Office)。如果是翻译 Darrow had whispered 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round my shoulder 这句英文,我们首先将原文切分成三个部分,即 Darrow || had whispered || 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round my shoulder; 然后,再将第三部分切分为 throwing || a reassuring arm || round || my shoulder; 最后再分析 a reassuring arm 的真正含义(这里的 reassuring 实质上是一个转类形容词,参见后文“谈谈转类形容词的理解与翻译”)。全句可译为:达罗搂着我的肩膀,悄悄地对我说了些话,叫我不必担心。

词语的理解与翻译对文本的翻译是最基础的,可以说没有词语的翻译就没有文本的翻译,它就像建造房屋用的“砖”一样。词语理解与翻译不好势必会影响整个文本的翻译。中外许多学者对词语理解与翻译的困难与艰辛及其重要性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比如严复、鲁迅等。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戏剧家玛丽安(Maryann)说“求译一词,犹如怀胎十月。一词改译,不啻孕期流产。一词难译,甚于辗转难产。一词译成,犹如一朝分娩”。(黄龙,1989)比如前面的 a reassuring arm 的翻译;再比如下面句子中 identity 一词的翻译:

You will find the switch-board operator, the room service taker, the front desk staff—in fact everybody from the manager up and down, treats you not as a statistic but an identity.

译文:你将发现不论接线员也好,房间管理员也好,柜台伙计也好,总之,从经理起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没有把你看作统计表格上的人,而把你看作一家人。

这句中的 identity 一词比较难译,是全句的瓶颈。译好了,全句也就活了。从翻译的角度看,要确定这个词的意义,必须结合上下文,进行仔细的琢磨。但也必须指出,不能因为确定 identity 一词的词义靠的是上下文,我们就断言上下文是其翻译单位,因为它仍然属于词语理解的方式方法问题。再比如 James Joyce's 的 *Finnigan's Wake* 一书书名的汉译问题,它也很能说明问题;最先的译文是“芬尼根人的觉醒”(给读者的印象是“芬尼根人开始革命了”),后来正式译名变为“为芬尼根人守灵”。为什么两个译文悬殊这么大?原因是第一个译者没有充分理解英文 Wake 这个词语在原文书名中的含义(属于“望

文生义”),正式译名是根据小说内容翻译并确定的,但很显然,我们不能将整部小说定为所谓的“翻译单位”。

从翻译教学实践看,教师也总是从词义的确立与翻译讲起。从翻译方法上讲,所谓的“转换法”、“省略法”、“增词法”也大都从词或词组翻译的角度出发的。所以,词(包括词组)——语言的基本单位——应该成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 5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单位可以分为基本单位和一般单位。一般单位可大可小,它“因文而异”、“因人而异”。翻译单位复杂多变,始终处于动态之中,由翻译者灵活对待。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约性的、适用于各种各类翻译的所谓的“翻译单位”。但即使如此,翻译的所谓单位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即词和词组。如果翻译不注意词和词组这些基本单位的翻译,那么,我们的翻译就会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个词或词组的翻译是最基本的翻译,词语的理解与翻译有时还会影响整句乃至整篇的翻译,成为翻译的“瓶颈”。正如严复先生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所以,翻译单位的研究与讨论决不能“舍本求木”,忽视对词和词组的研究与讨论。

翻译单位的讨论与研究尽管有多种声音、多种观点,但研究本身对翻译实践是大有裨益的,对翻译教学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随着讨论面的扩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过程和行为中的某些深层次的、能影响和决定翻译人员思维、分析、对比、综合、转换的要素必将愈来愈清晰,有关翻译单位的划分和厘定也必将会得到愈来愈一致的看法。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0



- 2 Bell, T. R.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3 Diller, H. J. & Kornelius, J. *Linguistische Probleme der Übersetzung* [M]. Tübingen: Niemeyer, 1978
- 4 Koller, W.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and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 *Target* 7(2), 1995
- 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6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7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8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9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研究论文集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10 罗选民. 论翻译的转换单位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4)
- 11 彭长江. 也谈翻译单位 [J]. 外语研究, 2000 (1)
- 12 吕俊. 谈语段作为翻译单位 [J]. 山东外语教学, 1992 (1-2)
- 13 罗国林. 翻译单位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J]. 中国翻译, 1986 (3)
- 14 罗进德. 翻译单位——现代翻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J]. 翻译通讯, 1984 (12)
- 15 司显柱. 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J]. 中国翻译, 1999 (2)
- 16 王秉钦. 话语语言学与篇段翻译 [J]. 中国翻译, 1987 (3)
- 17 奚兆炎. 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翻译 [J]. 中国翻译, 1996 (2)
- 18 袁锦翔. 略谈篇章翻译与英汉篇章结构对比 [J]. 中国翻译, 1994 (6)
- 19 王德春. 论翻译单位 [J]. 中国翻译, 1984 (4)
- 20 刘士聪, 余东. 试论以主述位作翻译单位 [J]. 外国语, 2000 (3)
- 21 徐莉娜. 认知与翻译单位 [J]. 中国翻译, 2004 (6)